

各级国字号队伍困难重重 武磊留洋西班牙成唯一亮点

2019年中国足球仍在黑暗中徘徊

■本报记者 陈海翔

李铁对于出任国足主帅的欲望非常强烈，中国足球决策层也非常倾向于让他来挑上这副担子，但在2019年即将过去的几天时间里，我们还看不到最终消息的确定。组织应聘面试需要时间走流程，究竟要不要土帅配洋顾问的模式还需要探讨，总之，这让中国足球巧妙避免了一件非常尴尬的事情——在短短一年时间里先后出现四任男足国家队主帅。

于中国足球而言，2019年最重要同时也是最尴尬的事，无疑发生在男足国家队：一年中出现三任主帅，而且卡纳瓦罗和里皮（尤其是第二次离任）最终都走得如此决绝，实在堪称这一年里中国足球的代表性镜头。1月25日，里皮在国足0比3不敌伊朗队（亚洲杯四分之一决赛）后宣布不再担任国足主帅，并以一句“我想过会输，但并没想到会以这种形式输掉比赛，今晚我对球员没有感谢”，表达了自己的愤怒情绪。4月18日，刚刚率领国足参加完中国杯的卡纳瓦罗通过社交媒体宣布，主动放弃中国男足国家队主教练职位。11月15日，二度执掌国足教鞭的里皮在世预赛1比2不敌叙利亚队之后第二次发表了自己的辞职演说：“如果球员在场上害怕，没有斗志，没有欲望，没有胆量，不能从容传球，不能体现出训练的东西，那就是主教练的责任。所以我向大家宣布现在辞职，不再担任中国队主教练。”

有两条背景消息值得一提。首先，国足在本次世预赛四十强赛的签运最佳，即使输给叙利亚队后，晋级十二强赛的可能依然非常大；其次，为了豪赌进军2022年卡塔尔世界杯，中国体育主管部门开启了球员归化大门，目前已有李可、艾克森先后代表国足出战，而高拉特、费尔南多等多名强力攻击手有望在明年亮相。在这样的背景下依然坚决地提出辞职，只能说明里皮对中国足球已经绝望了。

作为世界顶尖教练，里皮的两次离任是对中国足球的一次沉重打击。自米卢帮助中国足球创造历史之后，从阿里汉、福拉多、杜伊到卡马乔、佩兰，再到初来乍到被视为“救世主”的里皮，一系列洋帅的失败，证明了无论国足请来谁当主帅，都很难从根本上改变问题。李铁预期中的上任可能将开创全新的历史，也可能只是又一次毫无意义的轮回。从最近传出的“国足杀人十二强赛将再聘洋帅”传言来看，轮回的可能性不小。中国球迷对这种桥段一定不陌生，从阿里汉之后的朱广沪、福拉多、杜伊之后的高洪波，再到佩兰之后的高洪波，球迷们已经无数次看过了雷同的剧情。

与国字号球队在各条战线上的失败相比，中国足协于8月举行的换届选举，或许是一个较为积极的信号，至少从开端来看是这样。陈戌源出任新一届足协主席，孙雯、高洪波、杜兆才出任副主席，让人们看到了中国足球将翻开“专业人做专业事”的新篇章，这次换届也让中国足协与体育总局的脱钩进入全新的阶段。



里皮（中）在兵败叙利亚后愤而辞职，这一幕成为2019年中国足球的缩影。

Osports

2020赛季中超及中甲联赛新政落地

U21球员限薪30万元是怎么制定出的？

■本报记者 陈海翔

中国足协昨天召开联赛投资人会议，有关中超、中甲联赛2020赛季的一系列新政也终于落地。与以往相比，本次新政针对外援和U21队员这两方面作出了较大变动，尤其是U21队员的年薪被设定为税前不超过30万元，如何得出这一数字，着实令人费解。

本次公布的21岁以上本土球员限薪内容，与2018年底进行的联赛工作会议所公布的没有差别——顶薪1000万元，国脚可上浮20%，早已为人熟知。但在U21球员薪水方面，中国足协却给出了税前不超过30万元的限制，虽然这条规定附加了“如果该球员达到出场标准则不受此规定限制”的条件，但究竟要满足怎样的标准并未在会议中同期公布。根据足协的说法，这一标准将由职业联赛政策联合工作组今后研究并发布。

成年球员最高薪水为1200万元，U21球员的顶薪则断崖式地降至30万元，这种完全脱节的设置，必将大大打击低龄球员对于未来走职业道路的信心，进而打击各地足球青训建设，甚至动摇职业俱乐部的人才储备基础。与此同时，足协未来如何解决出场标准没

出了税前不超过30万元的限制，虽然这条规定附加了“如果该球员达到出场标准则不受此规定限制”的条件，但究竟要满足怎样的标准并未在会议中同期公布。根据足协的说法，这一标准将由职业联赛政策联合工作组今后研究并发布。

成年球员最高薪水为1200万元，U21球员的顶薪则断崖式地降至30万元，这种完全脱节的设置，必将大大打击低龄球员对于未来走职业道路的信心，进而打击各地足球青训建设，甚至动摇职业俱乐部的人才储备基础。与此同时，足协未来如何解决出场标准没

智慧和韧劲走出困局，或将成为2020年中国足球的一大看点。当然，一旦处理不当，也很可能成为中国足球进退维谷的一个起点。

一片灰暗之中，武磊当仁不让地成为了中国足球2019年唯一的亮点。1月加盟西班牙人俱乐部，并实现“即插即用”，迅速在球队站稳脚跟，交出一年出场43次打入8球的成绩单，武磊的表现已经超出了大多数人的预期，无愧于

定同样令人关注；如果标准较高，那么必然将有大批球员无法达标，只能拿着30万元甚至更低的税前薪水；一旦标准较低，绝大部分球员都能达标，那么30万元这个顶薪又显得多此一举。

与U21球员顶薪设置过低相比，取消该年龄段球员的转会人数限制有利于年轻球员的流动和成长。根据足协此前规定，每个赛季每家俱乐部的转会名额为“5+3”，其中五人为无年龄限制转会名额，三人为21岁以下球员转会名额。而此次U21转会名额限制被取消，但值得注意的是，尽管取消转会名额限制理论上将促进流动，但30万元的顶

薪设计又让流动成为纸上谈兵。下赛季新政中另一系列比较大的变化与外援有关。按规定，2020年1月1日后，各俱乐部新签的外籍球员年薪不得超过税后300万欧元。此外，有关外援注册、上场人数则设定为：中超联赛同时上场最多四人，同时报名最多五人，同时注册最多六人，全年累计注册七人次；中甲联赛同时上场最多两人，同时报名最多三人，同时注册最多四人，全年累计注册四人次。而此前有关非血缘归化球员将被视为外援的传言，此次没有得到证实，事实上，本次会议公布的细则中没有一条涉及归化球员。

“全村的希望”。作为目前国内最优秀的球员，武磊留洋的相对成功对其他球员是一次巨大的鼓舞。让更多年轻球员前往欧洲，恰恰是现任足协领导层最想实现的事情。但也必须看到，在韦迪时代也曾经推行过一次年轻球员的大规模留欧，但最终大多数人都成了“出口转内销”的产品，被高薪诱回了国内，最终无人成功地留在欧洲。而在2019年年底出台的相关限薪规则中，关于U21

球员顶薪每年30万元的条款再度引发争议，这样完全走到天价高薪反面去的“低薪”，究竟将成为推动球员留欧的动力，还是让大批在足球之路上走到半途的年轻人就此放弃足球梦，或许2020年也给不出答案。

在2019年即将过去之际，中国足球还没有看到黎明前的曙光，局内人所做的一切，只是在黑暗中继续摸索，但方向是对是错，我们暂且未知。

中国首座国际顶级标准马术专业赛馆在沪开工

本报讯（记者谷苗）作为中国第一座符合国际顶级马术赛事标准的永久性专业比赛场馆，上海久事国际马术中心昨天举行项目开工活动，并力争于2022年4月竣工验收。上海市副市长陈群宣布马术中心项目正式开工。

历经三次项目选址，上海久事国际马术中心最终“落户”浦东新区世博文化公园C04-01a地块，基地南临通耀路，西临济明路，总用地面积3.32公顷。主体建筑包含一片长90米、宽60米的竞赛场地和热身场、训练场、高规格马厩等竞赛设施，以及包括约5000座的观众与贵宾看台在内的一流观赛设施。此外，中心内设隔离检疫、观赛、公共服务、媒体工作、组委会办公、服务配套及设备停放等功能区，致力于打造“五大中心”为一体的特色场馆。

上海久事国际马术中心的核心设计理念，源自对空间环境及马术运动精神的尊重，摒弃了常规体育场馆“高而显”的设计思路，转而将自然环境直接引入国际马术中心内部，与世博文化公园整体融合，力求在极为有限的用地条件下实现专业性的马术运动功能。整个马术中心以“谷”的方式，将西侧下沉的新建19号线地铁后滩站、花艺园等地下联通空间与东侧公共空间相联，形成面向公众开放的连续步行空间。同时，马术中心将原创全球首个群控可升降灯光平台，以满足不同类型、不同时间与天气条件下的马术赛事转播与灯光照明需求。

自2014年突破重重难关与欧盟达成“临时非疫区”共识以来，世界五星级赛事——上海环球马术冠军赛在黄浦江畔亮相、扎根，并于2017年获得欧盟和国际马联认可成为全球旗舰赛事，上海成为了世界马术赛事版图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在顶级赛事的带动下，申城马术氛围不断升温，马术俱乐部数量快速增长，注册马术运动员数量显著增多。如今，随着国际马术中心项目的开工，上海也将成为全国唯一一座集专业马术场地与顶级国际马术赛事为一体的城市。建成后的上海久事国际马术中心，将为进一步提升上海马术产业品质、丰富市民生活、打造马产业集群以及抢占国际马产业布局先机提供支持。

今年近百万人次参与老年体育赛事活动

申城由“养老”变“健老”

本报讯（记者谢笑添）即将过去的2019年，申城仅市级老年体育赛事交流与展示活动就举办了316次，全年参与各类老年体育赛事活动的老年人达到近百万人次。围绕建设“全球著名体育城市”和“健康上海”的目标，这座心态愈发年轻的城市正在将“养老”转化为更加积极主动的“健老”。

在本周举行的2019年上海市老年人体育协会工作总结表彰大会上，市老体协不仅颁发了2019年上海市老年人体育工作先进个人和示范街镇等奖项，还发布了《关于上海市老年人体育协会2019工作总结和2020年工作计划的报告》。报告明确了协会未来目标，即在为老年人搭建健身平台、将活动延伸到街镇村居的同时，进一步加强老年人科学健身素养的培训工作，并以明年的第三届市民运动会暨第十一届老运会为契机，持续开展老年体育工作。

从创建老年体育的品牌赛事，鼓励街镇积极发动参赛，到市、区携手抓重点，提高男性参与社区健身的积极性，过去一年，本市的老年体育工作展现了诸多亮点。在老体协下属各项目委员会的协助下，面向老年人群的体育宣传工作不断加强，让本市更多老年人懂得专业的健身知识，并培养坚持健身的习惯。

顶级花滑盛宴明年登陆上海

本报讯（记者谢笑添）作为世界顶级花样滑冰演出品牌，2002年始于日本的“Fantasy on Ice（冰上幻想）”对日本花样滑冰的发展助力不小，浅田真央、荒川静香、高桥大辅、纪平梨花等名将都是该演出的常客。明年5月30日至31日，“Fantasy on Ice 2020 in SHANGHAI冰上幻想上海站”即将登陆上海东方体育中心“海上皇冠”体育馆。

“1998年长野冬奥会后，我发现日本选手只参加国际性赛事，他们需要更多机会磨练自己，于是创建了这一品牌。”据演出创始人真壁喜久夫介绍，如今正处花滑比赛季，主办方还无法确定参赛名单，但会向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顶尖花滑选手们发出邀约。这场以“立足日本、闪耀全球”为定位的表演之所以以中国上海为落脚点，一方面源于中国花样滑冰运动的迅猛发展，另一方面则因为曾举办花滑世锦赛等赛事的申城有着深厚的冰雪运动群众基础。

替跑蹭跑屡禁不绝 重大管理失误频现

繁荣之下，中国马拉松仍需沉淀

■本报记者 谢笑添

中国马拉松市场繁荣依旧，无论是上马、北马等标志性赛事创新高的报名人数，或是过去一年业内估算出的近2000场赛事总量，皆是绝佳证明。只不过，过去这两三年，跑者人数的增幅已落后于赛事数的增长。从多数赛事依然依赖于举办地政府拨款，始终无法形成商业模式上的逻辑闭环就能看出，对于这些赛事而言，与城市旅游业捆绑，才是核心驱动力。毕竟再也找不到任何一项运动，比马拉松更能展示一座城市的形象。这一供需关系本身并不值得批判，若能以优质的赛事同时带动城市发展与路跑推广，本该成为一段多方共赢的佳话。但现实是，蓬勃多年之后，中国的跑跑文化始终无法跟上市场的步伐，而稀缺的办赛资源与不断增长的办赛需求，则导致了国内马拉松赛事的乱象频发。

替跑、蹭跑、越区起跑、抄捷径或是借助轮滑、共享单车作弊等现象，仍是国内路跑赛事违规事件的重灾区。通过搜索引擎检索“马拉松+处罚”，过去一年已被官方证实并处罚的此类违规事件就已逾百起。随着人脸识别、芯片数据技术的进步，以及社交网络发展带来的舆论监督，筛查此类违规现象已非难事。为遏止这一现象，被波及的赛事主办方们不惜开出重磅罚单——上马不久前对涉嫌替跑并在途中使用共享单车的选手处以终身禁赛，杭马设立了



蓬勃发展多年之后，中国的跑跑文化依然滞后。

Osports

“不受欢迎名单”，而海南（三亚）国际马拉松今年则取消了46位跑者的完赛成绩，其中就包括了男女半马的冠军——这些违规行为为更多是跑者素质的体现，严查与重罚是赛事组织者所可采取的为数不多的手段，但局面似乎难以改变。

这是全世界马拉松都需面对的难题，但在中国似乎爆发得尤为频繁，甚至一度让中国跑者在国际舆论中的形象严重受损——在门槛极高的殿堂级

赛事波士顿马拉松赛上，今年有两位中国籍选手伪造国内成绩参赛，另有一人不仅私自转让号码布违规参赛，还堂而皇之地在社交媒体上炫耀由人代跑完赛的资历。这一极端案例所折射出的，是国内一些跑者对于这项运动的理解偏差。对他们而言，参加马拉松是满足自我虚荣的一种方式，甚至会形成一定程度的优越感。这多少也与舆论对马拉松运动的宣传有关，跑完42.195公里确实是了不起的成就，但这归根结底还是

一项需要敬畏的极限运动，未经足够训练的盲目跟风者本不该属于这片赛道。如果说跑者们的违规行为为大多是老生常谈，赛事组织者的混乱管理则不断刷新着人们的认知。3月的海口马拉松赛，负责摄像的摩托车并未及时离场，反而抢在冠军身前冲线；不久后的重庆马拉松，赛事直播的直升机因操作不当吹跑了赛道的隔离板，造成一位选手受伤；两个月后的青岛马拉松，引导员失职令当时领先的选手跑错线路，

险些失去即将到手的冠军；不久前的深圳马拉松，当国内男子组冠军喘着大气冲线时，却被人拉拽挂上国旗合影。深马的这一幕，犹如一年前“奔跑中国”系列赛备受争议的“披国旗事件”的重演，这一荒唐而又违背运动规律的面子行为在该系列赛上演了两次后，中国田协才开出罚单。巧合的是，如今担任深马运营方的恰好是“奔跑中国”系列赛当时的运营方智美体育。因此，尽管中国田协认证“深马风波”是肇事者的个人行为，并在第一时间开出罚单，但仍有不少人对事件的真相产生怀疑。

有限的办赛资源与井喷的赛事增长间的矛盾固然存在，但以上赛事均非首度举办。究其原因，除了主办方自身能力问题，或许也与相关监管的缺失有关。在中国田协的官网，除深马被取消该年度等级评定资格外，其余赛事均未被处罚。而对于因主办方管理不力导致部分选手完赛成绩缺失的兰州马拉松事件，中国田协的回应是要求主办方“妥善处理后事宜”，要求赛事运营单位及芯片计时服务供应商限时整改，并根据情况“决定是否追加处罚”的处理意见，但直至如今，仍未有后续的情况说明被公布。选手们的违规行为为至少赛事主办方的监管，而针对各赛事的及时有力的处罚在多数情况下却是缺失的。在国内多数赛事更依赖于政府拨款而非跑者口碑的情况下，仅仅流传于部分跑友间的非议，并不足以真正影响这些赛事的运营。